

新式標點

桃 花 扇

陶樂勤重編



1930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桃花扇序（附本末）

陶樂勤新序

這部桃花扇是配實的曲本。主人翁是侯朝宗及李香君；而一柄桃花扇，是兩人戀愛的結晶。曲本表現兩人戀愛的不自由，經過多少艱險。結局仍是分而不能復合；合而不得不擺脫一切，各出家修道。但出家修道，並不是戀愛的熱度下降，正是熱度達於沸騰，無可再高，好像寒暑表因熱度過高而裂；蒸汽鍋因熱度過高，脹力過大而炸。不過勇氣激烈的，迫而自殺；溫柔的出家修道。但我中國的國民性是溫柔的，所以凡鍾情（即戀愛）而不得圓滿的，出家爲多；其次鬱抑而死；又其次自殺。然自殺亦多爲沈水投環服毒。不過這種自殺，猶因受辱起的居多；專爲情而如此的，還是大大的少數。因這情字是溫柔的心理作用，尤其是中國人最富於這種心理作用。所以一九二三年日本因受火山地震海嘯火災之厄，中國忘了二十一條等恥

尋，頻年助長內亂的隱謀，尙存猶已溺猶已飢的心腸，踴躍捐輸。

但侯朝宗及李香君之戀愛的心理作用雖烈，然發洩不濫，很潛伏的。並不如現在一般高談戀愛的人們，專以求得異性爲人生的根本意義。爲着求異性而求學，爲着求異性而社交，甚至假作富於文藝才能，力求修飾邊幅，以求誘惑異性。對手兩性，靡不如是。這種戀愛的現象，直是率國人而爲僞，結果戀愛爲之蒙不白之冤。我可說這非戀愛；直是利慾的役使，和以前所謂的『門當戶對』有過之無不及。

曲本中雖用戀愛做基礎，表示牠的不得自由，然而實在描寫當日政治的混亂，國恥的喪亡，言論出板的不自由，集會結社的遭刑戮，正義消滅，君子在野。其致小人的結合黨徒，趨炎附勢；所取手段，實吮癰舐痔之尤。且欲用美人計以屈服正士，所以阮大鋮願出金錢，助侯朝宗梳櫛香君。當日的復社，可當於今日的議會；當日的侯朝宗，可當於今日議會的中心分子。當日奸徒，欲用賄收買清議，可當於今日的欲攫政權及總統的人們，用人民的膏血收買。安得有李香君的却匿之舉，「

喪今日行賄者的胆！阮大鹹的廉恥喪盡，無所不爲，正狗彘之不食，可不置論。最可惡的，就是蝙蝠般專事拉攏的楊文驄。現在中國政局的如此混亂，我說至少也由於一般掇客式的政客所致；東也拉攏，西也拉攏，結底他們的奸謀，也像楊文驄，人不能識破。我可說桃花扇中最無氣骨的而最惹是非的，就是楊文驄。倘使文驄力持正義，明是非之辯，不奉惡，不趨勢利，侯李既不致發生戀愛的關係，斷不致阮大鹹惱羞成怒，胆大妄爲，發生後來許多平地風波。而且楊文驄不但當於今日捐客式的政客，且當於今日走簪子的鑲邊角色。

蘇崑生與柳敬亭，胆識俱全，而義勇尤備，遠非侯朝宗之優柔寡斷所能企及。初本欲以歌曲怡養天年，以爲樂天之民，與世相遺。乃既以政治混亂而欲逃出旋渦，然終以政治混亂而不得遺世獨立，相繼牽入。足見政治混亂，萬不可獨善其身；其能獨善其身的，尤須政治清明。論他二人的行徑，可以現已物化的李六更仿之。至於手握兵權的左良玉等，正如今擁兵自大的督軍。然惟左良玉，尙有是非心，而

不剛愎自用。至史可法，就曲本中所述，我認是軟化了。

桃花扇的作者筆法，描寫悲歡離合，直令人可歌可泣。其於社會的效能，在我看，實駕出近日所介紹西洋名曲如華倫夫人職業之上。其謂我中國的藝術不及西洋者，實未嘗致力於國曲而得其奧者的旨評，不足爲訓。總之一齣有一齣的精彩，一人有一人的神情，忠勇節義，奸雄譎詐，熱鬧冷靜，幽雅雄武，無不文中有物，紙中有人，可說：『歎觀止笑！』就中「却奩」「拒媒」「閒話」「守樓」「罵筵」「逃難」尤爲出色；可令奸雄喪胆，正士壯氣。惟間涉迷信之談，不免白璧微瑕；然以時代關係，仍是瑕不掩瑜。

校正這種舊名曲，手段各有不同。現所通認爲是的，將獨白割去，旁白刪除。起初我也以爲如此方合科學的作品。然細考以後，這種辦法，實在未能苟同。因爲各齣都可獨立，非有獨白，斷難使讀者觀者知其人物前後線索；這也創造中國戲曲者的苦心思索得者，也是創造精神的結晶。至於旁白，尤不得刪除；因爲歌曲中的

詞句，有接旁白而成的。倘使刪除了，那歌曲不免成了斷簡闕文，所以我完全不易。至於科目，因表現一種神情，是劇中要件，尤不可不詳，所以特別留意，非可刪者，萬不妄去；其有錯誤者，亦經添改。

舊本印品，差字脫句甚多，均經改正加入。但因中國的印刷業，程度尙屬幼稚，不可爲諱，所以合作精神尙欠圓滿，以致難免錯誤。還望閱者匡政，俾便再板之時，加以訂正。其中尤易錯誤的，則爲旁白與詞曲合在一氣；而舊本未加分別，均用大號字表之。現今統爲分別，凡詞曲均加以「」號，以醒眉目；然猶不免相混。曲牌名用六號字，附記於詞曲之末；這是我創格。是否合宜，猶祈讀者指教。是爲桃花扇之新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晨崑山陶樂勤序於上海寄廬

夢鶴居士舊序

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人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洊至荊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小能覆鼎餗，而溺於宴安。扼腕時艱者，徒屬之簪帽青鞋之士；呈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少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載後，雲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興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上不悖于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劇？吁！異哉！當日阮鬚子，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一個人，卽以其技還

奪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褫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當日之局，而欲舖東林之餘糟也；亦非有甚於青蓋黃旗之事，而爲孩童離黍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閒，窗明几淨，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傳之爾。斯時也，適然而有却奩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而可傳者也。彼既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邱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箋，疊鼓競吹，覺浩浩蕩蕩，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鬱。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板橋殘照，楊柳彎腰」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拜；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而桃葉却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

橋花扇 廖

軒輊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

八

梁溪夢鶴居士撰

桃花扇本末

族兄方訓公，崇禎末，爲南朝部曹。予舅秦光儀先生，其姻婭也，避亂依之。羈旅三載，得弘光遺事甚悉。旋里後，數爲予言之；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蓋實錄也。獨香姬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雖不見諸別集，其事則新奇可傳。桃花扇一劇，感此而作，南朝興亡，遂繫之桃花扇底。

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寐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然獨好誇於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尙秘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譟，亦往往言及。又十餘年，興亡已闕矣！少司農田綸霞先生來京，每見必握手索覽。予不得已，乃挑燈填詞，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書成，蓋己卯之六月也。

前有小忽雷傳奇一種，皆顧子天石代予填詞。予雖稍諳宮調，恐不諧於歌者之

口。及作桃花扇時，天石已出都矣！適吳人王壽熙者，丁繼之之友也，赴紅蘭主人招，留滯京邸，朝夕過從，示予以曲本數套，時優熟解者，遂依譜填之。每一曲成，必按節而歌。稍有拘字，即爲改製，故通本無齟牙之病。

桃花扇本成，王公縉紳，莫不借抄，時有紙貴之勢。乙卯夕，內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善本，忘懷遺傳何所，乃於張平州中丞家，覓得一本。午後進之直邸，遂入內府。

乙卯除夜，李木庵總憲，奉使送歲金，卽索桃花扇爲圍爐下酒之物。開歲燈節，已買優扮演矣！其燕客金斗山，於李相國湘北元生宅，名噪時流，唱題畫一折，尤得神解也。

庚辰四月，予已解組，太庵先生招觀桃花扇。一時翰部臺省，羣公咸集，讓予獨居上座。命諸伶更番進觴，邀予品題。座客嘖嘖指顧，頗有淩雲之氣。

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獨寄園一席，最爲繁盛；名公鉅卿，墨客騷人

，駢集者坐不容膝。張施則錦天繡地，臚列則味海珍山。選優兩部，秀以充正色，
蠶者以供雜脚。凡砌抹諸物，莫不應手。妙在各優人感其厚賜，竭力描摹，聲情俱
肖。蓋因主人乃高陽相公之文孫，詩酒風流，今時王謝也，故不惜物力，爲此豪舉
。然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炮酒闌，唏噓而散。

楚地之洞，美在萬山中阻絕人境，卽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頗嗜詩書。子友
顧天石，有劉子驥之願，竟入洞訪之，盤桓數月，甚破崇禎之每宴，必命家姬奏桃
花扇，亦復旖旎可賞。蓋不知何人傳入，或有雞林之賈耶！

歲丙戌，予驅車恆山，遇舊賓長劉雨峯爲郡太守時。羣僚高譙，留予居賓座，
觀演桃花扇，凡兩日，纏綿盡致。僚友知出予手也，爭以盃酒爲壽。予意有未愜者
，呼其部頭，卽指點焉。

顧子天石，讀桃花扇，引而申之，改爲南桃花扇，令生旦當場團圓，以快觀
者之目。其詞華精警，追步臨川。雖補予之不逮，未免形予伯父，敢不避席乎？

桃花扇者，有題辭，有跋語，又有批評，有詩歌，皆借讀者信筆書之。縱橫滿紙，已不記出自誰手。人有投詩贈歌，充盈篋笥，美且不克勝收矣，俟錄專集。

桃花扇抄本，久而漫滅，幾不可識。津門修蔗村者，詩人也。與粵東屈翁山善。翁山之遺孤，育於其家。修爲謀婚，歲無異己子，世多義之。薄遊東魯，過予舍，索鈔本讀之。纔數行，擊節叫絕，傾囊囊五十金，付之梓人。計其工竣也，尙難於百里之半；災梨真非易事也！

雲亭山人漫述

凡例

一，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則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觀者當用巨眼。

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

一，排場有起伏轉折，俱獨闢境界，突如而來，倏然而去。今詞家每喜摹擬其局面。凡局面可擬者，即厭套也。

一，每齣脈絡聯貫，不可減少。非如舊劇東拽西牽，便湊一齣。

一，各本填詞，每一長折，例用八曲。優人刪繁就簡，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當，辜負作者之苦心。今於長折止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刪故也。

一，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數皆時流諳習者，無煩探討，入口成歌。而詞必新警，不襲人牙後一字。

一，詞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曲以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說白者，此則以詞曲代之。若應作說白者，但入詞曲，聽者不解，而前後間斷矣！其已有說白者，又奚必重入詞曲哉？

一，製曲必有旨趣。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列之案頭，歌之場上，可感可興，令人擊節嘆賞，所謂歌而善也。若勉強敷衍，全無意味，則聽者唱者，皆苦事矣。

一，詞曲入宮調，叶平仄，全以詞意明亮爲主。每見南曲艱澁扭擲，令人不解。雖合絲竹，止可作工尺字譜，何可謂之填詞耶？

一，詞中使用典故，信手拈來，不露鉅釘堆砌之痕。化腐爲新，易板爲活。點鬼呆屍，必不取也。

一，說白則抑揚鏗鏘，語句整練；設科打諢，俱有別趣；甯不通俗，不肯傷雅，庶得風人之旨。

一，舊本說白，止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諷，往往點金成鐵，爲文筆之累。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字。篇幅稍長者，職是故耳。

一，設科之嬉笑怒罵，如白描人物，鬚眉畢現。引人入勝者，全借乎此。今俱細爲界出，其面目精神，跳躍紙上，勃勃欲生，況加以優孟摹擬乎？

一，上下場詩，乃一齣之始終條理。倘用舊句俗句，草草塞責，全齣減色矣！時本多尙集唐，亦屬濫套。今俱創爲新詩，起則有端，收則有緒。著往飾歸之義，彷彿可追也。

一，全本四十齣。其首試一齣，中插一齣，末補一齣，又全本四十齣之始終條理也。有始有卒，氣足神完，且脫去離合悲歡之熟徑，謂之戲文，不亦可乎？

雲亭山人偶拈

桃花扇目錄

陶樂勤新序

夢鶴居士舊序

雲亭山人桃花扇本末

凡例

上卷

試一齣	先聲	第一齣	聽稗	第二齣	傳歌
第三齣	鬧丁	第四齣	偵戲	第五齣	訪翠
第六齣	眠香	第七齣	却奁	第八齣	鬧榭
第九齣	撫兵	第十齣	修札	第十一齣	投轅
第十二齣	辭院	第十三齣	哭主	第十四齣	阻奸
第十五齣	迎駕	第十六齣	覲朝	第十七齣	拒媒

桃花扇

目錄

一